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十九

謝啟

除館職謝宰相啟

汪彥章

沉迹下僚分無它望受知英相恩匪素謀從稠人忽
被於詔除豈薄伎可堪於時用蓋師席託十年之舊
謂書林叨一日之先猥以名聞使之序進伏念某起
家寒甚承學缺如早慕功名未歎儒冠之誤晚安夢
幻方驚客枕之迷三陪御府之英五見長安之閨華



髮駸駸而欲雪故人落落已如星自笑蠹魚生死不
忘於文字有同鳧雁去來誰計於江湖甘為襤被之
行少道懷鈞之責孰云誤寵更及微軀守是正之遺
篇參編摩之載筆既潤久枯之轍仍安屢繞之枝厚
德難名當於古人求耳餘生未泯期以國士報之茲
蓋伏遇 特進少宰相公偉業格天宏材周物人臣
名世之盛者天子舉國而聽焉位雖次於周公美實
專於伊尹制作悉還於邃古經綸蓋積於平時吳邑

縱因異政流傳於父老虞庠講藝微言厭服於豪英
銓曹力挽於羈單憲府靡談於陰伏洎陟網維之地
尤輸藥石之風沙合南臺知千載真賢之出春回東
閣喜四時元氣之新凡負器以懷竒皆願忠而望賜
有如孤進茲為曲成雖大鈞播物以無垠寧私小己
然飛鳥依人而自愛敢有它腸

除館職謝宰相啟

劉夷叔

付所不可受非其宜豈惟內慙誠恐上累國家闢三

館之地聚四方之英無曰限於校讐尚有兼夫教養
乘馬在廐責步武於鸞鏘一鳴驚人庶騫飛於雲上
故載之行事率名世之魁傑而傳於後世猶想當時
之風流澆大夫以古今粲然具舉措斯民於事業信
矣不難厥非精而造元元本本之深孰能真以正籍
籍紛紛之偽某職超凡下性資重遲徒緣家貧須決
科而求士既乃力困卒望道以迷方第側聞長者之
風免下墮小人之數吁其老矣尚何來哉適飽齏鹽

願畢多生之債俄分朱墨俾窺未見之書事無補於
秋毫恩每隆於夏屋斯蓋伏遇 某官股肱帝室黼
黻皇猷正紀綱以濬治原招俊乂而植國本觀恢恢
餘地之有餘何不宜必靄靄古人之多夫然後靖乃
社稷九官始能辨此豈漢唐諸子所能議之願茲棖
楠之瑣林曾是門闌之舊物因遺餘力為惜此生義
重邱山報輕絲髮請試加於鞭策用少荅於鈞陶儻
未奏子歆之篇前承中壘仍當獻臣愈之頌大侈元

和

除館職謝執啟

蘇子瞻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
覲顏就列撫己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
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
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璠璣難得而易毀故篋
積以養其全知榘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
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

二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
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
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
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
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
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為陳迹或擯斥於
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為毀譽
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踈

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某之內顧豈不自知
性任己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
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
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
四海欲得之求其為憊愚可為危慄是以一參賓幕
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斯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况
大明繼照百度維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
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厯試其能苟敗事

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
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亦當知非
分以自慙此盖伏遇 某官志在斯民任為己任欲
辦大事務兼寸尺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
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
懼庶不至於惰媮

除館職謝宰執啟

蒙恩授前件職者祇膺棟擢伏切兢慚竊以朝多俊

又之官肄儒林者無幾士以藝文而進登冊府者為
榮惟石渠天祿之深嚴比藏室蓬山之清切雖百代
闕遺之典無不充於其中必一時魁傑之才得以
優游於其地自非富於寔學敏以多聞通七錄之摠
凡究百家之體要豈非澆冒以玷寵嘉如某者起於
寒微性復昏滯少而好學竊嘗有志以在民仕則數
竒遽以無能而故事賴君仁之寬大紕吏議之刻深
褫去一官廢之數歲窮非愚失信天命之自然困則

思通在人情之不免會蒙恩而湔滌復苟祿以流離
區區莞庫之間碌碌斗筭之役壯圖銷奩晻如灰燼
之殘舊學雕零第若蓬茅之塞自宜安擯業之分無
復有靳嚮之心不圖至明特振淪廢引自窮山之邑
預讐廣內之書出憂悲患難之餘脫文墨米鹽之冗
羣居講習皆英俊之與同開帙詳觀悉生平之未見
其為私幸固已自知况復識不足以辨歷世之失傳
學不足以明前人之疑闕徒以歲年之比錄某鉉槩

之勤特蠲給札之科遂正校文之職載循涯分益覲
心願惟甄拔之所由非生成而何自此蓋伏蒙 某
官運平大政裁叙羣倫不以一青而廢人上輔寬仁
之治惟恐一夫之失所務均宰正之心體大芴之不
遐遺本商書之無求脩致此潤澤施及頑疏苟非木
石之無知敢忘大賜猶冀桑榆之末効少荅洪鈞

除正字謝執政啟

董 適

橫槎間漢對北辰樞極之庭負羽登瀛直東壁圖書

之府恭承睿澤祇奉訓詞俯伏拜嘉愴惶失據竊以
五帝之後書畫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史籀興而
鳥跡亡隸邈作而虫篆散遺燒未泯書亡保氏之六
書殘燼僅傳遂變史官之八體三千餘簡而初存大
誥四十七篇而獨得中庸傳周書於魯太師尚存典
要得商頌於正考甫僅識儀刑禮文藏於理官樂舞
隸於軍正惟詩脩絃歌之奏得以幸存而易為卜筮
之書由之不廢斯文未喪大道將興出遺簡於淹中

得斷篇於涓上羣經聿備異學競名古文百篇盡收
魯壁樂書三記咸出獻宮混堯典於濟南分魯頌於
燕北學官講業偷合說命之三篇博士傳經偽補冬
官之六典陋儒守誤曲學自私見道不明談經多蔽
竇公疑司樂之偽蕭氏詆康誥之非至論左傳不辨
春秋謂夏正盡模世本明堂月令雖雜出於秦書時
訓職方猶見存於周制大則得於簡牘小則出於滕
囊殘編亂六代之遺聲斷簡失三王之舊禮離易經

之訟卦豈亦未之思乎刪孟子之外篇蓋未如之何
也由是經術遂紊傳注益繁破大篆為秦文已混橫
直更舊科於漢隸遂遁方圓殘經不悟於郭亡闕文
徒存於夏有秦誓出於河內諸儒咸以為疑虞典盛
於江南學者皆以為妄雖武城之書盡信而酒誥之
篇俄空長楊昧於袞鉞新書蔽於暴焚易或脫去無
咎擅以補遺書則改去無頗因之失當上愿糾暴之
莫訂索隱行怪之相仍箕子明夷誤著該滋之實尹

躬西邑竟從先販之訛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
於六者自乖其數至論二檀非聖人方幅之典謂五
官廼戰國陰謀之書議理或昧於魯居引詩無分於
楚此觀文王之德三說盡離辨仲尼之居兩言皆誤
書殘武殪頌亂湯齊壹壹評書固昧陰陽旁魄求義
則非况夫烏鴛混淆魚魯雜糅增河南之邑為雒減
漢東之國為隋避上則罪不從辛絕下則對因去口
偷合俗讖私釋民謠理苟昧於參稽字因失其槩括

斷殘莫續疑誤相承造為百二篇悉從私意斷於六
十字自託前言參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疎姓絕叙作
左氏妄續貨於漢朝題為連山濫購金於隋室分差
真贗甘守姬魚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分序於
八寸之策執異為宗丁尾亂真鈎須失寔甘守馬頭
之誤猶怜鳳尾之上書立書銷而既謬國名為卷為
端而遂乖服制篆形誤偽誰正雲興之祁祁隸體散
亡共守鸞聲之鉞鉞祈異文於鍾鼎合款識於盤盂

鎖定銀鐙之名車改金根之目不知篆字釋經方論
於旦明徒守籀文立典遂惑於由櫛誤看望杏私定
弱枝纜分童狀童知之非尚守嘉予嘉猷之是記文
既異知一束二縫之為來取義已殊指二首六身之
為亥進盡賢臣之相亂悉述姘姘之共迷汗簡家傳
漆書私定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國史傳疑考
義共惑於三永蠹殘未整缺偽宣論推字以十公公
為松評文以一萬日為昉淮南則田下於亢為畜陽

冰則雲上於天為需會意則背私為公辨方則反正
為乏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託妄人山
借言鬼木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定經之名誤
合日月之為易此絲奚據走車寧依字失部居改白
水真人之兆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
取於素三十七未足語世黃頭漫尔白目謂何鍾鐘
叫品之未明協協葉葉之徒論酢醋易義種種互聞
息忘未辨於聲柴寨莫窮其躰告存牛口信假人言

靈寔詎寂寓名於恠嵐嵐乖亾究義則誣異躄無取
於命師覲鬻豈足以諷國至於虐暴昏荒而定義見
於方正仁信之病時龔固殊飛訾成異巧議幽頌本
岐山之北分訟卦為蔥嶺之東固知終辟以成朱莫
悟季春而出火是知津矣故書尚全續莫大焉古字
或異以祈禳為相近移餘聚於獵閣不學或至於面
墻虛造務傳於卿壁摠不可於叵楚字漸離合顛孫
於申秦聲浸失狐疑猶豫號於別義雞尸牛從斷以

非經輦搖未聞顧後作世事異爾繁纓不改賴前書
引未明之圖籍損增篇第褫落別風淮雨傳毅託文
於竒漱石枕流孫楚肆言於誕分章改紙而悉以別
讀片札殘行而易以異音梁父七十二家名雖具在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著論猶見於疑經立說敢
期於證聖不耐無樂賴古字猶有存焉彼徂矣岐嘆
昔人已無知者繁章條以成一家之說增篇目而合
二傳之差疑誤後生破碎大躄脫去半字劉向屢傷

詭更正文許謹重嘆顧雞斯之仍陋豈雌霓之未分
故言非通六經之旨則蓋有不知至謂精究小學之
徒則莫能致辨宜求博學以正微言某嗜學無成守
經多泥自惟斷斷而無他技不能錄錄以取世資讀
書未識傍旁敢當刊誤作字但能點畫安取辨疑顧
梁麗不能春城在納屨豈宜織錦以俗為累不能辨
鄉邑之山是古成愚因知斷里閭之社疑字輒過異
人未逢快意適於當前讀書不求甚解執簡未免伏

獵幸逃雖左朱右黃未嘗去手然賦白分黑徒覺費
心造理未能兩忘思誤更是一適顧已貽譏於許錄
蓋嘗未論於追來部改于彊世謂不師陶葛文從純
茫人嗟未本機雲誤存舟二間之為航安識門五日
之為閨得遺札於千祿體或背經求異書於正訛名
皆異實徒以籤滕錯舛簡冊拏煩中經既廢而傳習
寢衰小學久忘而訛亂相屬承誤或因於炙朽執疑
遂守於灰殘願再殺青不量削墨獻章左匭希洪渡

之緒正科文抗論前旒祈子幹之裁定聖訓明詔假
編摩之任睿恩兼是正之司且仁壽置官古文廢而
不用開元分屬竒字秘而未讐徒有詳定典籍之名
未舉刊正文字之職况聯班內府厄職中臺自漢以
還特號老氏之藏室逮唐其後至謂道家之瀛洲策
府增華儒林推重是謂殊常之選宜登絕異之才誤
託綴文浪作蘭臺之令史猥因載筆敢辭公車之左
人顧將獲東觀未見之書抑亦舉西京已墜之典念

擾擾欲何為者豈區區敢取正烏尸倚相之官未加
讐覆廢耀卿之業但守闕遺嗟獍劣顧如形何昧聰
敏則亦性也察部景整比之莫效顧文籍盈漫之難
功淺學宣施寡聞之懼自惟忝切誰許冒居固知宰
物之為時益信大鈞之造命此盖伏遇 某官道熙
帝載德亮天功允升大猷置君於無過之地紹隆絕
業措國於不拔之基廷論倚以為平朝綱賴之取正
大明中天而物無邪景疾雷破山而人無妄情過絕

狂瀾作時砥柱維時聖緒為世泰山惟克享天心行
載千一隆之道則輔成聖德當萬世一遇之時身任
天下之安危道合聖人之用舍三官並治本夫子小
以成小大以成大之功五教兼施盡孟子中養不中
才養不才之德是宜朝有著位野無遺才曲成巧治
之私特假吹噓之力逮茲冗散亦被選掄某敢不益
謹官常恪修職守網羅遺失緒定缺殘知鳳為君子
之徒明皆自正謂馬本諸侯之乘取固可名雖不敢

妾下雌黃尚庶幾能分牡墨誓殫薄技以報洪私

除校書謝執政啟

熊子復

歌漁父滄浪之水但切懷歸稱道家蓬萊之山何嘗
夢到猥令射策遽預紬書浪登碧漢之槎實出洪鈞
之播竊以天澄東壁二星交映於皇圖地遠西昆羣
玉並森於帝策肆更歷代咸聚珍文若漢則設承明
著作之庭如唐則置麗正刊修之院招徠諸俊布在
其間逮我聖朝崇茲儒館萃向榮之博洽校流畧之

浩繁運際治平嘗命大臣之舉數統傳元祐亦詔近
位而薦員故往日之得賢惟此時之為盛光堯再造
復古重熙自定制於紹興每育材於天祿映青藜而
遇太乙共記昔傳依紅雲而近玉皇多由此擢聖上
遠遵鴻業近述燕謀眷渤海之神州聳瞻來幸駕崆
峒之仙杖亟詔下臨加帝藻之發揚增士林之歆艷
宜悉儲於俊茂豈尚著於疎庸伏念某學庸淺而不
根辭底滯而无韻嚮者分教獨冷著書自誤緣宰邑

之務煩放分既久幸董工之職簡次續惟新然驚齒
髮之衰方擬田園之去豈謂即長安之掾遂容窺廣
內之藏已則叨逾人為咨嗟此蓋恭遇 某官奮熙
帝載樂育人材惟取以無方故靡間甌閩之陋謂老
而有志亦使參渠觀之遊某敢不仰戴厚恩俯斫卑
慮清閑拭目閱平生未見之書安靜洗心習前輩已
行之事亦可弗畔不知所裁

除校書謝執政啟

晁元咎

誤蒙公舉既不能安分而終辭濫被試言又不獲竭
愚而小補自宜汰斥尚玷題評祇有矜慙安知榮觀
竊以校讎之設始於漢氏之求書員品之施盛於唐
室之好士故三代禮樂聲明之為備亦一時衣冠人
物之使然惟麒麟延閣之華近閭闔鈎陳之邃至謂
道家羣玉之府蓋象天官東壁之藏近稽有宋之隆
專號育材之地故招徠於閑暇之日而官使於成就
之時職非要而地嚴欲知其可貴祿已優而責寡使

得以自修共惟治平之初深有講求之意詔四三輔
選二十人當時彬彬最號得士厥後徃徃奮為名臣
逮神考之末年起治官之廢典是正蘭臺之秩以延
虎觀之儒而龍胡莫攀風御已遠欽文母思齊之聖
當成王求助之初咨謀大臣修舉故事繫詔書所以
取之之意則欲其有行義政事好學而能文至策問
所以攷之之方又欲知其忠厚勵精扶衰而救溢切
思在上詳延之若是則觀異時施設之謂何宜得奪

髦以副側席如某者系出簪紱單平之後才非邱園
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聞乃煩丞弼之過聽詔回
地近英俊朋來閱九奏於洞庭徒知神駭飛雙鳧於
渤海更覺身微如某陟岵永悲卧漳久蕭孤將五千
之卒空有壯心空解十二之牛誠無敏手雖欲自勉
竟不能竒攷古不究其本根議政終成於迂濶主父
屢困九事敢期於八收公孫太疎十策乃微於一得
正使焦頭而爛額猶足為功真成毀瓦而畫墁尚容

見食服訓辭之甚厚預刊緝以為榮非止見黃香未
見之書以資雜博亦欲正劉晏不正之字固有折衷
靜言所遭良出於幸斯蓋伏遇 某官傳百聖道為
一世師不待文王而興自任伊尹之重大儒之効吾
道方興多士以寧斯文永賴顧容淺陋亦誤采收昔
班超以秉筆得令吏而不慙陽城以愛書從院吏而
自給彼皆慷慨有志之士敦朴可用之才苟得以文
墨而効官則雖為卑賤而可喜而况加以樂育借之

美名方朝廷耆艾之具來與巖穴幽竒之成在世逢
有道之會人望太平之期屬當是時乃在此選雖復
中才之難彊猶將奮發於有為某願治氣養心修辭
居業粗希前輩豈惟文字之末流未負平生儻以功
名而自致

除校書謝執政啟

汪彥章

延閣鼎臣莫先求士寒鄉晚出何自為郎席寵則優
語心而愧嘗謂治非文无以追古而人惟學可以發

身故宗祖闢三館而侈之以承明著作之庭分圖書
為四部而詳及於凡將急就之學於此聚當世能言
之士使之讀平生未見之書豈惟求編簡之斷殘將
因致簪纓之遠大然自臺閣興於漢逮今二千百餘
年合藝文至於隋無慮三十七萬卷中值九流之紊
浸更五厄之餘悠悠真偽之相承憤憤信疑之莫決
興起能事屬當聖時方赫然珍館之新皆斷以淵衷
之獨固已上符東壁奎星之象何止下擬蓬萊方丈

之山共知身到以為榮或恨資高而不得如某者早
緣承學中幸決科既戇愚與世以相違仍憂患迫身
而不赦十載常竒而少偶一官數免以稀遷比銜恤
於江湖幾捐生於溝壑間闕至此不意自全反復思
之有如痛足尚以闔門之百指託於謀祿之孤蹤無
尺寸之膚不愛烏得斗升之水斯活矣敢圖過聽坐
獲僥求起愁居攝處之中綴顯秩清資之末矧昔陪
修於盛典蓋嘗寓直於英賢董生何止於重來應氏

遂榮於三入此蓋伏遇 某官學傾萬古識達舊儀
湯用尹以格天蓋咸有德杜蕪房而輔政初不言功
既孜孜功業以無遺猶汲汲人材之為意故雖孤進
不壅上聞某敢不綴補闕文討論竒字雖乘鴈去來
之何補誓蠹魚生死之不移不擇地而安已負事親
之志為知己者用敢忘許國之誠

除校勘謝執政啟

歐陽永叔

仰服恩榮寔增震慄竊以校讐之職辨正為難委方

冊於程文折羣疑於獨斷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
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意以仲尼之
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之
為閏况乃西崑冊府脩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
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
摠羣言而博達則何以効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抱
簡羽陵拂白蟾而辨蠹如某者器惟庸妄族本羈單
雖出逢千載之明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錄

最後諸生聞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徒以寢潤聲明
之代優柔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悍堅而難入少作
可悔終彫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旋釋巾而補吏
逮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歛版以揖上官遂成於
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兀然而欲枯進無取當塗之
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分陰英俊
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內顧拙艱之若此敢懷榮遇以
為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敢辱知人之美

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并容俾考言而善擇顧無
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碩鼠之有五能盡於是矣
鈎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大優
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睿
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乍趨迷日晴而
眩轉芸臺深敬近星象以昭回恣窺金匱之書坐費
太官之膳內循泰摠有溢情涯此蓋伏遇 某官獎
物均私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冶以埏鎔高下不

欺正權衡而輕重閔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
誠永荷邱山之賜

除編修謝宰相啟

汪彥章

隨牒南州坐移再閏紬書東觀還並羣英願漂泊之
地寒知生成之恩厚考前古相承之載籍惟本朝最
遠之提封作九州箴掩神禹底平之迹表萬里道過
開元全盛之時欲知共貫以同條要必攷圖而數貢
故前日侍臣之有請謂聖朝盛典之當心乃開府冊

之庭大集儒生之類陳發中祕網羅異聞凡山川區
域之分與戶口人名之數封割并吞之世次更張沿
襲之名稱皆聚此書如指諸掌必才兼倚相九邱封
土以周知非學至楊雄諸國方言之孰正號稱極選
延致異能朝脩討論夕躋華要將託名山之不朽豈
容苦海以兼收如某者結約亡竒欽欽可笑既師友
琢磨之晚仍憂傷憔悴之餘頃掌預編摩中旋煩於
汰斥一行作吏三折知鑿居類痿人心未嘗於忘起

敢圖朽木時亦及於向榮身既脫於南冠手還遮於
西日思踰分願感溢名言茲蓋伏遇 某官學无不
通而高明氣有所養而剛大侍言帝幄聖賢相得益
章退食家庭父子自為知己居老氏道家之室纂周
書正會之編畫野分州蓋唐虞於茲為盛發凡起例
宜游夏不能措辭何取孤生亦參能事某敢不益求
學涉無廢師承庶收下駟之長少救東隅之失雖谷
寒無黍惟暖律以能生然禽怯傷弓聞虛絃而亦下

仰祈推轂無重向隅蓋平生一飯以必酬豈厚德千
鈞而不報

除授謝寺丞啟

仕本為貧已久冒軒裳之寵老而辭位更叨居爵齒
之尊愧集汗顏喜過榮願伏念某久從蠖屈不敢求
伸迨此龍鍾乃始告老固已无國學尚齒執醬之餽
寧復有都門送車祖道之榮止欲依刺史之天以瞻
守先人之樹尚寓廣內諸儒圖書之直更叨歲時三

老粟帛之恩茲蓋伏遇 某官通材可試於百難特
操不回於万折神依正直人頌廉平念修贄見於恭
梓之初已奉賞音於憇棠之暇殆茲僥冒又出提攜
束馬懸車遂入田父雞豚之社扣懸擊壤共廣使書
襦袴之謠欣荷之私占言莫究

除授謝舍人啟

孫仲益

剡奏陳情誤恩疏寵名標帝所上廣寒脩月之宮路
入神山游律寇御風之圃遂僥一時之倖併叨三錫

之榮伏念某蠢迂而動成悔尤畸窮而少所諧偶自
惟投閑置散無所用心獨有挾策讀書庶幾求志擁
鼻賡洛生之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感嗟怨懟
賦南山種豆之詩祇自傷流離困窮琢元都訪桃之
句不圖故聽乃遇知音雖門地極風馬之殊而聲氣
有霜鍾之感游談借重華袞褒青蒿倚長松本自非
其偶脉蹄祝甌窶何所欲之奢伏惟 某官古學淵
源探六經之蘊高調雅奧起八代之衰重講肆之席

而辯若風生脫筆吏之腕而思如泉涌自惟孱陋最
辱知怜漑枯朽於流潤之餘出閤室於容光之地圭
璋借况蒲柳增華敢緣援手之仁自薦尺書之贄空
有望塵之歎莫申擁篲之私其為悚慙莫既占叙

除授謝舍人啟

溢言借譽賜札疏榮白髮光陰不堪把玩青雲岐路
尚許追參竊以人各有心同床弗察生不並世舉頸
相望故南北海无風馬之遼而東西山有洛鍾之應

伏念某距門墻二千里伏田三十年初無半面之新
猥玷一言之重方起此生未識魯山之嘆忽有今日
得御李君之榮凡此黃緣實出僥倖茲蓋伏遇 某
官名鳳閣鸞臺之彥紉石室金匱之書鋪張大典而
資筆削之公蒐攬闕文以定褒貶之實若曰下陵茂
求遺藁於身後孰如訪濟南誦逸書於生前乃俾耄
期亦承人之無能為也豈堪脩黃髮老之詢或有取
烏庶幾感白頭翁之夢

察官除憲謝宰相啟代

熊子復

我惠文之冠蔑圖報塞紆直指之繡又玷選除戴洪
造於巖廊控危衷於竿牘竊以久叨其位而不能增
臺閣之氣事固可羞新冒其選而無以厭部封之心
時益為懼使孤蹤中外以嘗試由巨播始終而弗遺
伏念某學術空疎才資底滯聽民訟於下邑服簿書
三載之勞推商貨於中都職筦庫二年之冗方自需
於滿秩忽召對於明廷擢陞六察之職分糾百司之

務碌碌莫裨於風憲悠悠但愒於時陰猥誤君恩寵
將使指揚揚臺府之呼唱尚想舊遊皇皇原隰之咨
詢方勤遠役叨榮有覲揆實元堪此蓋伏遇 丞相
任重降天才高命世人主論一相獨專宰相之持大
臣憲四方尤重使華之遣有如何麼亦付平反某敢
不省其已能勉所未至盜無使蔓冀先靜於潢池刑
不可淹願更空於囹圄庶圖涓滴仰答埏鎔

少儀除漕謝宰相啟代

熊子復

奉嘗何補願歸屏於田廬造物靡遺俾就輸於原隰
仍寓寶儲之直以光英蕩之行敢誇衣錦之榮祇益
負芒之懼竊以冢宰制國用選方重於漕權使臣有
皇華寵莫榮於鄉部甌閩之奧境寔畿甸之鄰封必
簡瑰材綜核名實而職乃稱有如質投置閑散而分
所宜豈圖塊圯之私曲畀澄清之任伏念某學惟泥
古智不適時自蒙朝廷之除嘗玷臺省之職簿書獄
訟在而已出屢忝於將明玉帛鐘鼓云乎哉入幸陪

於制作閱時久矣省已缺然止足何求敢望追於振
鷺退藏是欲徒切羨於冥鴻亟攄巧罷之誠過沐便
私之寵且平時誦說僅同老生俗事之常談俄故里
驅馳殆出庸人孺子之不意誤恩持厚積愧彌深此
蓋恭遇 僕射樞使相公曠代真儒經邦元宰重華
協帝既親相於唐虞衆美効君更自期於房杜除租
庸之使必簡於臺閣欲財穀之問弗至於廟堂謂其
舊俗之既諳知某外庸之已試因其懷土付以觀風

念昔此方固有鄉賢之奉使至今猶誦莫如慶厯之
名臣曾是非才尚慕遺烈某敢不策其未至擇所當
為矯激好名顧私心之曷忍縱弛害治亦公議之弗
容政勉則於中和利庶傳於久遠

總賦除漕謝宰相啟

總軍儲於荆楚已試罔功將使指於甌閩又叨改命
仍寓寶儲之直以光瑞節之行戴隆恩於巖廊控鄙
忱於竿牘伏念某稟資甚樸賦分多竒雖早涉詩書

偶有世科之泰而晚更州縣曾无官業之稱屬聖政之鼎新因人言而擢用昨以郎曹之職出分兵賦之權錢穀之問不至于廟堂適丁盛際祖庸之使必簡于臺閣猥及非才旋膺一札之褒就昇九卿之貳茲承召命束裝已次於江臯既奉除書攬轡遂移於海嶠仍參華於內閣以借重於外臺浴于西清濫寄雋遊之末惠此南國莫知弊政之原龍光狎至以甚榮駕下靡勝而為懼此蓋恭遇 平章僕射相公才高

命世功大格天民方聳於巖瞻物盡陶於鈞播伊尹專商之美恐弗被於一夫姚崇佐唐之興務先擇於十使有如凡鄙不忍棄捐某敢不愈勵孤衷益堅晚節願周原之巡歷既竊光華奉漢相之教條共臻清淨

除茶提舉謝執政啟

王康孺

絲力寡能本無堪可誤恩過聽輒奉使令幸雖至優私以為愧伏念某讀書有志學古無成少為章句之

儒晚食世家之祿侵尋州縣已負初心奔走塵埃訖
無小補凡再更於邑政亦粗練於人情雖猷朴喧囂
未能免俗而簿書期會要在安民曾无赫赫之名第
守區區之意在退聽而乃可於進趨而豈宜矧惟富
國之資尤重摘山之入內周民用外給邊儲商賈既
便其貿迂羗膚亦懷於互市利是云大法因屢更苟
開塞之得宜則公私之俱濟肆開遴選爰屬鉅人輟
於圖書近侍之嚴付以秦蜀數路之寄顧事權之輕

重亦責優之甚深雖總制低昂悉由於心計而推行
緩急必假於吏能宜咨敏達之良俾贊劇繁之務豈
容遲懦可副馳驅省躬以思先事而懼此蓋伏遇
某官以忠報國用廉取人才長或錄於談間片善不
遺於門下雲霄高舉寧資背上之毛斤斧旁求遂及
溝中之斷載惟孤賤嘗忝部封情每厚於其親恩遂
隆於所愛屢辱提携之賜竟叨薦藉之榮某敢不仰
佩眷知益勤策勵言如有補豈忘千慮之愚材實无

竒願効一割之用

除度支謝中丞啟

王望之

佐郡遼西未展勤勞之効治財畿外復叨任使之私
自省庸虛實增震悸竊惟巴蜀之奧素號桑麻之饒
科斗万言家有卿雲之學蹲鴟百畝人多程鄭之僮
而乃陸馳秦晉之遙水下荆湖之險轉輸滋廣調度
為艱惟上躰於國經又下知於民病使公私之兩裕
必仁智之全能如某者識昧遠圖器惟近用偶策名

於仕版濫厠迹於英躔旬服盤根久叨試可蜀都流
馬誤被選除靜言根柢之容寔有陶鈞之所恭惟
某官材標國幹業擅儒宗正色立朝凜中臺之風采
啟心沃上儲良弼之謀猷宿將畏溫造之威遠人知
李揆之譽務全忠厚不棄寒微致令管蒯之蹤得賴
齒牙之力某敢不仰遵詔旨俯竭吏材知取與之大
權雖慙往哲寡尤悔之深累慎履前言庶收瘼廣之
譏少荅生成之賜

除郡謝中書侍郎啟

三命滋恭俯遂扣閣之請一麾出守誤叨持橐之聯
恭惟 某官直諒而多聞宏毅而任重智出萬夫之
傑解十二牛而游刃有餘學推四海之宗草三千牘
而奏篇稱善佇膺詔獎歸覲清光某以流離衰病之
餘荷推挽矜從之意歸晨門而望齊相大慰夙心遊
正堂以舍蓋公庶聞治道

除郡謝宣撫開府啟

注安危之意有嚴制閫之雄布寬大之條猥預殿邦
之重伏念仕歷三朝年逾八秩雖殘年奄奄待盡田
廬而一心惓惓尚存帝室孰是急流勇退踐角巾東
路之言惟有去後見思詠華屋西州之句蓋騶侏儒
亡益而不任事若支離疏有疾而不受功徒費十束
之薪空索一囊之粟故應辭仕詎敢妨功不圖軫簪
履故物之遺猶進冒爵齒達尊之寵茲蓋伏遇 某
官兩京循吏三國名臣虎觀談經鼇扉視草寓大學

士圖書之直聽東諸侯鼓角之雄猥以庸虛遠相先
後比還禁路復厠英躔雖龍豬異閭已不侔而虎鼠
同宮亦何間圖齊雲之像固難並韋郎白傅之賢凝
燕寢之香猶堪置牧叟鄒生之右

除郡謝宰相啟

劉共父

左職居中莫遑將父抗章謝外乃使為邦循墻彈聞
命之恭捧檄有踰涯之喜伏念某性資甚下學術非
長蚤陪多士以進身久逐四方而餬口青衫為吏甘

分簿領之分朱邱橫經謬真師儒之選屬切庭闈之
戀間絲祠館之歸寢忘菽水之艱勤敢意旌弓之招
聘會大明之繼照開數路以求賢一二人臣猥借齒
牙之論尺寸餘地許瞻日月之光方當待罪於周行
俄俛負丞於屬籍及瓜時而徃代眷蘭陔而動心父
子相須去留未決陳不能廢遠之誼輒効前人歌无
忘長育之功終憑孝治假以專城之寵寬其負粟之
行况此番江寔為名郡曾是鈇刀之未試豈容符竹

之濫分取熊掌而舍魚敢懷自擇凌波泊而捕鯉所
願不違仰繫大造之難量俯念微驅之莫報茲蓋伏
遇少保僕射膺期佑聖同德享大裁成輔相不顯
其功用舍行藏一歸于正裴晉公任安危之寄難從
綠野而自娛謝太傅繫興替於時果為蒼生而特起
宸極不移於魁柄寰區益峻於巖瞻肆臯忠厚之風
首振滯淹之迹省循僥倖終始遭逢某敢不盡瘁為
期責成異日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寧薄蓬萊之居始

於事親終於事君未恨長安之遠

除郡謝執政啟

居留洛宅豈有政能易置藩垣未知補報才輕任重
憂劇媿深伏念某猥以凡姿出逢昌運翱翔華省密
侍丹墀居然歲月之間躡處賢豪之右至乃出紆郡
組猶玷從班付以名邦委之善地載惟微冒一出恩
私恭惟某官位冠百僚功高四輔丹青王業三代
之文畢修幹旋化機万物之生成遂致此孱瑣曲蒙

陶鎔某敢不寅奉詔條恪居官次誓仰讐于君父庶
少荅於臣鄰

除倅謝師相啟

鄭伯倫

冰鹽百里尚虞美錦之傷茅土一麾遽被朱幡之寵
獵階除受拊已凌驚分薄恩浮感深媿極竊念某生
幸逢於聖世學不逮於古人嘗獻萬言偶玷一命絃
歌宰邑盡君子之愛人鞍馬從君豈書生之能事收
其寸効進以兩階方慚負荷之弗堪敢謂寵光之荐

至擢從墨綬付以綰章度越等倫自縣令而寘之郡
守眷知特達惟常流而待以異恩顧茲海陽介于嶺
表雖非名郡是亦專城雞犬相聞豈特家鄉之便農
桑接境亦諳風土之宜私計甚安黃緣有自此蓋伏
遇 某官斯民之命司吾道之主盟其心則大禹之
克勤其志則伊尹之自任其職則山甫之補袞其業
則傳說之濟川仲尼博文約禮以誘人周公吐哺握
髮以待士溟渤其量元間溝瀆之細流棟梁其材不

遺棖題之小用遂令超拔猥及凡庸借便扶搖奮乘
時之羽翮委身塊土專聽命於金鎚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十九終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

謝啟

帥到任謝宰執啟

退安陋巷方從閑散之居起付名城復玷便蕃之命
還躋內閣入對清光惟不世之遭逢豈初心之髣髴
闕山如昨驚歲月之已非雨露更新覺恩光之逾厚
伏念某受才甚下涉道每踈妄窺聖學之淵源竊陋
古人之糟粕不自知其蹇淺獨有志於高深方神考

問罪薄伐之秋已叨眷獎逮秦陵繼志述事之日首
被聖知擢於里閭士民之中付以方面帥師之寄屬
邊備廢弛不振之後當羗戎陸梁未賓之時獲倚威
靈遂收尺寸鈎刀已割何意發硎駑馬既疲自甘伏
櫪有就荒之三徑无先饋之五漿甘心淡泊之游絕
意功名之會豈期收錄復在使令接以扶搖振起倦
飛之翼播茲塊北招還去國之鬼事絕前聞恩逾近
比此盖伏遇 某官學該道妙識照機先發揮伊尹

之上才左右唐虞之真主興起萬微之治方大有為
官使一世之才俾無不獲逮茲迂拙均被寵光某敢
不載激懦衷益堅矩尚雖莫酬於造物終有志於捐
軀奉宣室之詔條冀獲循良之効望平津之官館徒
殫夙夜之心

帥到任謝宰相啟

守籥真祠幸退安於衰暮分符督府復誤玷於恩榮
蒞事已還撫躬知懼伏念某器能淺鮮學術拘疎猥

遭遇於昌朝粗激揚其懦氣一登言職五委使華第
殫報國之忠且乏過人之譽方欲屏蹤於田野庶幾
息駕於桑榆歌詠王明涵濡聖澤敢祈寬詔特假便
藩謂朽木可雕未忍輕其棄置而老馬知道猶堪責
以馳驅此蓋伏遇 某官大業亮天元功播物勸樂
精神之會陶成小大之材每憐寒拙之無它曲示含
容而與進俾更善地以養餘年敢不益勵素修仰酬
巨賜上體朝廷之意下安閭里之情十駕雖勞泊不

忘於夙夜一毫有補庶无負於埏鎔

帥到任謝宰執啟

張全真

起自三吳之故里薦更兩越之名藩試用罔功委寄
加重嫌於擇事不敢力陳疾病之身即以到官於是
具宣寬大之詔惟七閩之巨鎮接五嶺之炎荒地狹
而山谷深民貧而風俗悍向由劇寇屢欲窺乘繼以
大兵頻資供億致公私之儲掃地加秋夏之旱流金
不堪歎息愁恨之聲宜有還定安集之政如某者心

雖許國才不遑時進无補於謀謨退不堪於繁劇承
流輔郡曾訟詒之未清假寵經幃辱召還之遽及第
緣衰苾屢控忱誠未奉俞音更叨煩使此盖伏遇
某官才高而兼濟道大而有容惠綏外服之民開濟
中興之運念傷夷之彫郡當解煩苛故畀付於陳人
使專牧養敢不鞭策駑鈍拊摩瘡痍儻忠信之教興
庶幾弭亂雖催科之政拙詎敢辭勞有以及民是為
報國

帥到任謝執政啟

趙承之

叨奉制恩濫司宮籥虔趨便道即布寬條祇荷寵靈
伏深兢懼竊念某賦材拙陋遭世休明脩立朝廷曾
乏猷為之益分符塞閫了無綏御之長徒日畏於簡
書漫久更於歲月敢圖遴選更及非才假全魏之名
藩付別都之重寄密鄰故里仰詔先芬白首重来尚
識金城之柳遺風未遠空餘南國之棠榮與愧并思
因感集此盖伏遇 某官權衡大政坯治庶工默許

借於餘光務曲全於舊物盡護玼瑕之累獲從驅策
之勤敢不仰佩國恩俯親官治老將何補敢論報稱
之方愚實无它庶適拊徇之便

帥到任謝兩府啟

張全真

竊廩真祠方遂投閑之願分符巨屏遽叨起廢之恩
頒詔旨以趣行撫孤懷而增惕伏念某知非絕俗才
不遑時蚤誤簡於淵衷遂叨陪於機務信道初篤徒
欲慕於古人謀身甚疎初不虞於羣小爭前者既逞

傾擠之下附下者遂騰文致之言仰賴聖明既垂博
照俯稽公議不入厚誣獲收无用之身退處不爭之
地少休病質永謝榮塗豈謂清朝簡託之深亟畀行
殿保釐之寄懇辭不獲黽勉啟行乃容趨便殿以對
揚疑夢游於帝所以致屈台旆而臨辱降禮絕之朝
規皆近比之所无豈孤蹤之敢望匆匆去國挈挈到
官縱覽舊游雖喜湖山之清絕究觀遺俗獨驚閭里
之凋殘深慨于懷固知所措必欲撫循於彫瘵尚祈

寬假於歲時茲蓋伏遇 某官重望鎮時遠猷經世
才素優於任大功獨著於扶顛精擇蕃宣曲加推挽
馬伏櫪而已老寧堪末路之難烏倦飛而知還弥想
故林之適尚期終惠遂獲私求銘感之深敷宣罔既
帥到任謝政府啟

一麾出守徒書歲月之勞十國為連益忝事權之重
暨涉川而問俗遂涓日以臨官祇荷寵靈伏深愧慄
伏念某江湖寒士章句散儒平時敢意於功名所願

止期於州縣偶逢盛旦浸冒清塗壁水水昌入都華
貫繡衣皂蓋出奉優恩矧江左之名城號浙東之都
會遺風餘烈有夏禹勾踐之傳綠水青山極秦望鏡
湖之美刑與事簡民因性淳使深便於養親庶少安
於竊祿其為優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 某官學通
天人功在社稷奮盛德於百世之上舉吾君於三代
之隆俊乂旁招既息烝於髦士巧拙雜進尚兼用於
散材遂致孤愚亦膺付畀某敢不察視民隱講求政

經惟朝廷之法令之明既皆周儻密郡國推行之謹
自可持循誓殫夙夜之勤少積消塵之効

帥到謝執政啟

晁无咎

明恩起廢首玷劇曹衰疾便私尚叨名聞盡出鈞陶
之巨賜寧同草木之无知引分每踰撫躬深媿切以
讀書非无用之具固將圖試而求行事君當有為之
時孰不願知而幸遇賢者奮身而任大中材隨類以
効長寸陰尺璧之匪輕羸糧躍馬而恐後又如出蔀

見日出盈望天所宜欣對亨嘉鮮明注目安有自為
連蹇俛默向隅惟能技之不同故會逢之相邈如公
者稟生至薄涉世又踈違道德之初心獲聲明而過
實畫蛇之足常奪飲之固宜蒙虎之皮或得攻而何
怪一昨初滿謫籍即備史官以半生文字之中而白
首江湖之遠忽蒙此選豈是素期故始榮所得而冒
居終揣不能而知止屬饜請與郡復優始自為謀不
過如此此蓋伏遇 某官柱石扶遠著龜見微直方

大以正邦周徧咸而濟物雖良樂所過絕足為已空
然和扁一經沉痾猶皆起將益收羣俊之助與共底
太平之功况某嘗履閨臺今守民社未負蘓鹽之學
敢忘卯翼之私

帥到任謝執政啟

汪彥章

由散秩而起專城三周歲籥无微勞而叨易地四拜
除書蒙記錄之不忘知生成之獨厚伏念某滿盈小
器衰朽餘生早懷許國之忠妄希前輩終乏適時之

用可謂腐儒會中興修復於官儀許末路追參於人
物中薦揚於清貫外徧歷於名藩願饗榮已颯於二
毛戒之在得願投老歸安於三徑樂以忘憂方擬上
於囊封復改膺於閩寄茲盖伏遇 某官兩儀間氣
百世真儒人甘傳說之鹽梅莫知所作天與仲尼之
日月孰得而踰輔成歷數以方閑立盡功名而未老
俯伶孤跡嘗近清光每因此筆之餘靡惜分符之選
第南徐之大府連北固之通津以地為雄于今為重

宜英豪之是任豈繇薄之能勝大懼疾顛仰煩嚴譴
某敢不銘藏塏埴鞭策罷癘國家之號令文章既聞
耳矣州縣之簿書期會願盡心焉

帥到任謝大漕啟

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穰今寔名城之寄
揆材非稱冒寵若驚恭惟某官儒服先知相門英
胄獨倚公忠而報國不投機會以幸功間調王師特
分使領議論可畏共觀文正之餘風備禦有經多出

廷安之故事雅推高議益東上知暫紀吏於西曹復
理財於東部洗深文之苛極悉附寬條起疲俗以惠
和坐成樂國某惟朽質獲託巨休敢不勉激吏能奉
行詔旨追洙泗聖人之化盡草侵蠹師武宣循吏之
風少移忠厚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帥到任謝右丞啟

祗膺宸檢謬當方伯連帥之權趣引郡章獲繼鉅德
元勳之後荷恩實重揣分增榮伏念某文不輩於時

流學僅傳於家法幸緣親擢稍躡常塗方幅負徧庠
序之時五冒師儒之寄暨朝廷興禮樂之際三居繇
絕之官雖事功无毫髮之微而議論有金石之固豈
宜乘隙遂尔易心中緣背馳久因外補蕭望之各從
所好晉荀息不食其言歲籥七更詎肯僥求於内舉
國門三過何階入覲於中宸惟茲大邦夙號樂士猥
常出刺深愧食浮伐柯在前既仰成於舊政隣輝不
遠又獲借於餘光恭惟 某官天庭寶臣海内詞伯

險夷否泰在峻節以不踰進退行藏視古人而无愧
方廟堂之闕位竚渙號以揚庭獨專國柄之崇仰贊
時雍之會重惟浮賤過荷獎知近緣假道以登門幸
獲望塵而侍坐加籩豆之踐仍許遙於後堂窺雲漢
之章遂徧觀於崇宇雖大賢折節以下士而小已揣
分以難甬感幸之深敷宣莫罄

帥到任謝侍讀啟

韓无咎

剖京口之魚書祇膺成命易秣陵之麟組更冒除書

眷此會藩號為劇寄總九部兵農之任全藉撫綏司
一時管籥之權必歸信謹而某器質淺陋業術空疎
自經憂患之餘尤覺精神之耗忽叨宅牧大懼瘵官
靖惟忝竊之私端自吹噓之力茲蓋伏遇 某官儒
林宿望禁路老成瑣闥高論駁之稱銓部著清明之
効紬圖書於石室冠講讀於金華視君如腹心屢罄
嘉猷之告相王為左右即聞大政之資衆賢咸賴於
主盟私質最叨於推轂某初宣詔令即見吏民愧此
居多喻言奚既

倉移憲到任謝宰相啟

校倉儲而賑貸甫厯周原按獄繫以平反遽膺漢札
即光華之舊部布寬大之新條恩厚淪肌感深銘骨
竊以歲登粒米狼戾設官起於熙寧時平囹圄空虛
遣使始于景德權既分於輕重資亦辨於淺深厥有
超遷允為優異矧全閩之僻遠繫庶獄之繁多粵自

比年屢更將命道路疲於迎送胥吏困於往來衆謂
選才當別疇於縣歷豈圖因任仍誤畀於疎庸伏念
某頃以孤蹤適當新政蒙朝廷之召擢遽脫吏銓歷
臺省之回翔旋分使指自載馳於粵嶠亦兩攝於憲
輶年旣屢豐寧有老弱之民轉于溝壑刑亦幾措安
得甲兵之問至于廟堂盖方懼於黜幽詎敢希於承
乏忽頒中檢就易外臺雖器使之无私然曲成之有
自此盖恭遇 平章僕射相公受天間氣為國宗臣

濟時不急於近功經世每存於大體陳平相漢方外
撫於四夷姚崇佐唐務先擇於十使猥令駕下薦何
龍光某敢不恪守初心推行上意臣見知則說愧增
重於使華民覲德則純真肅清於刑辟惟无負聖賢
之語乃能酬君相之知

漕移憲到任謝丞相啟

蜚芻輓粟方慚調度之疎折獄致刑更冒平反之寄
不移官次恭閱政條命緣恩輕汗以愧出伏念某久

尸斗祿初乏寸長雖斷斷以无它頗恹恹而自信低
回州縣淹歷歲時飽更吏治之低昂熟識人情之向
背在簿領沉迷之冗豈曰能之願牒訟倥偬之勞所
閱多矣比奉皇華之命遽參將漕之權方政事之一
新有詔書之屢下人喜姑息俗安故常不敢持祿以
養交所務明目而張膽既浸知於民隱因稍繩於吏
姦幸於暮月之中頗去積年之敝百城轉餉粗聞歲
入之充千里連檣偶免王供之闕安敢論於治辦謂

裁脫於譴訶遽蒙迂授之榮實懼選除之誤此蓋伏
遇 某官位冠百辟名高累朝專一相之勲勞盛三
公之典策聊施尺筭收故漢之封疆不待踰年備成
周之法度思廣陶鈞之播務兼葑菲之收故雖愚蒙
在所驅策某敢不察視犴獄肅清寇攘適此時和而
歲豐所覲政平而訟理念江海之雖遠如在日邊願
犬馬以何知自依門下僮粗能於益國庶少期於報
恩

漕移憲到任謝丞相啟

領將輸於閩部猥辱召還按訟獄於浙畿更叨臨遣
豈小器果堪於時用蓋大鈞常恐於物遺望踰所期
感極而歎竊以六條刺部察庶獄以尤難三輔陪京
視諸道而為重維此按澄之寄盍疇膚敏之才濫昇
疎庸實慙僥冒伏念某早罹家棘中竊世科甘州縣
之回翔誤朝廷之收擢糾維城之宗子嘗預簡僚萃
應宿之郎官亦聯方職自載馳於粵嶠幾三閱於歲

華仰賴帡幪偶逃沙汰號召已煩於細札對揚更望
於清光狂瞽奏言无武城二三策之合叨塵將命在
甸服五百里之間雖差擇之无私而甄陶之有自此
蓋恭遇平章僕射相公才高耦聖功大格天時已
无虞相自有體高宗得說既兼揔於百官无崇佐唐
務先擇於十使肆令駕下薦被龍光某敢不愈勵初
心益堅末路輦轂甚近况當責實之朝囹圄幾空願
廣措刑之化

憲到任謝太師啟

汪彥章

海嶠四年奉親輿而遠適鄉邦十郡持使節以榮歸
靖言私願之曲從茲豈平生之敢望闔門共感沒齒
難酬伏念某生於江湖仕則州縣早辱聽聞之誤浸
膺驅策之榮譽為蹇蹇之匪躬恥計容容之後福不
移所守雖為世俗之仇屢躓而升實賴朝廷之察昨
自塗中而褒叙叨分嶺外之光華行山川瘴霧之間
關趨獄訟簿書之期會久處蠹生之地難安烏哺之

情敢圖中詔之頒忽有北轅之幸以童稚所游而使
之按求情偽以田廬所寄而使之迎奉旨甘矧賞恩
收錄之微勞而罷命頻煩於中路親朋相勞喜伏波
南越之歸父母俱榮勝嚴助會稽之寵諒自擇不過
如此非先容何以得之茲蓋伏遇 某官道大格天
勲高佑聖帶佩連城之玉印塗三品之金以甚盛之
業而居甚盛之時以非常之人而用非常之禮朝夕
精神之聚歲時體貌之加應物无心是為真宰擇材

任職並奏膚功故如踈遠之蹤亦荷生成之化某敢
不奉行三尺奔走十城所至為俗以求情其心若人
之處已庶幾夙夜副廟堂遣使之誠亦俾鄉閭受君
相恤刑之賜

憲到任謝太師啟

汪彥章

奉親輿而入里方劇銜恩乘使傳以絕江俄叨易地
治狀初无於一畝歲終乃至於三遷仰戴生成惟知
感惕伏念某本由孤遠誤辱選掄一脫銓衡曾无左

右之助五持英蕩未出東南之區昨緣嶺徼之數暮
特與江壖之名部親朋迎勞說及平生父老縱觀傳
為盛時謂樂莫樂於雙親之健而榮莫榮於故國之
歸雖未閱於幾時蓋已償於夙志薦被更書之渥俾
分鄰壤之行不煩跋履之勞坐展澄清之志方君相
體好生之德徧幅員皆遠罪之民所至固虛无煩條
察第奉揚於美意殊有愧於空餐茲蓋伏遇 某官
為世真儒代天元氣禮絕周官之九等勲逾說命之

三篇帝庸作歌示君臣相得之盛天錫難老為宗社
无窮之基雖四方莫繼於廣輪无一物不歸於甄治
有如孱品亦竊誤恩然今臺治之在虔何異土風之
過嶺間關千里不遑父母之將岑絕一隅益嘆雲天
之遠儻蒙終始之賜不惜生成之餘更從內廷俾遂
私欲未填溝壑當惟公意之使令雖曰駕鉉誓畢此
生而報稱

憲到任謝丞相啟

陝右總刑任使每懷於罪黜畿東易部庇存曲荷於
陶埏事簡責輕恩隆感厚此蓋伏遇 某官道大而
脩器博以深用中正秉國之均專精神熙帝之載期
底於治必納以忠燮理陰陽三階平而万物遂整齊
法度五教敷而七政調宰正庶察儀刑四海總六官
而建六典以致大和同一德而協一心坐凝庶績洪
鈞運物大冶扇金蓋皆播於至公豈必躍而自化願
才甚下並用无遺重念某早辱知憐久叨委寄惟是

寵光之異尤深載仰之歸初以疾聞規求符竹亟蒙
恩徙密迩鄉閭豈惟登車攬轡之榮實有過家上冢
之幸囊橐解錐剝之習桁楊无請寄之姦人謂便安
心知尸素尚懼不移之愚懦難勝甚渥之眷私雖竭
薄才竟虞无補終期便郡更冒大恩庶幾驅策於蹇
駑不負範鎔於甄鑄

憲到任謝執政啟

陳履常

祇奉誤恩過承重寄榮生意外愧見顏間方國家有

為之時乃賢志自効之日凡在選掄之數與有太平
之功惟茲庸蜀之郊限以河山之阻遠人異俗未知
勸禁之方下吏淺聞莫諭文明之化宜得一時之士
以為百吏之師如公者少則賤貧古之愚直記誦之
學豈有異聞刀筆之材未堪大用奉使五嶺才有去
來之勞備員中都徒歷歲時之久勤不補拙名過其
情方虞譴訶敢意僥倖此蓋伏遇 某官人非求備
物使得宜勞其万里之行付以百城之寄駑駘已老

未忘皂櫪之恩鷄鷓何知不識鼓鐘之樂

憲到任謝太守啟

濫被宸恩誤叨憲領量材非稱負寵若驚幸緣聯事
之榮遂獲見賢之願恭惟 某官天姿峻拔國器宏
深早擢魏科寔揚撫仕行義足以範模多士文章足
以粉澤太平步履瀛洲俊聲莫競翱翔蘭省賢望益
高方虞侍於親闈屢懇求於藩服大邦作屏暫資善
政之才四輔維人允屬元功之後徑趨台節入覲凝

旒某晚接英游並登策府奉一介之使將觀大國之
風銜盃酒之歡良幸故人之遇方圖奏記先屈飛緘
感服之私誦陳莫究

漕到任謝楊郡王啟

猥易漕臺乘始輶而伊始雄開督府望公衮以攸賒
輒慙鄙悰冀塵鈞覽伏念公性資甚拙氣韻太拘專
城非共理之才司庾乏將明之効時值興衰而撥亂
分當置散而投閑乃誤畀於十行俾移按於三輔百

司庶府豈惟給吏稍之多万旅連營况復辦軍需之
廣在平時猶選於庸敏况多事豈容於迂踈雖荷曲
成恐辜器使此蓋恭遇 都督太傅郡王才長而應
博任重而眷隆高塞元勲冠漢室中興之將汾陽偉
業為唐家異姓之王錫斧鉞以視師舉江淮而聽命
却攘胡虜安靖邊隅四方時靡有爭既清戎索三公
官不必脩佇拜師垣深念離竒特垂塊北使從遠部
改即近畿豈有功而見知己叨除獎惟无德而不報

尚竭愚衷

漕到任謝執政啟

將漕逾年已愧无功於飛輓司刑一道蔑聞有補於
清澄方懷沙汰之虞復冒轉輸之寄自慙尸祿空祗
汗顏竊惟爵祿者待天下之有勞食貨者乃生民之
先務故重選多才多藝之士用成足食足兵之功豈
惟遷有无而懋化居盖使實倉廩而知禮節矧此異
土舊壤全晉奧區地介兩河寇臨二虜仰給於官者

越數千里取賦於民者逾二十州責當任於羸虛才
必資資於果藝盡山川之曲折虜在目中權貨殖之
重輕錢流地上如某者僅能寡過初乏治稱才不足
分廟堂之憂寵已驚逾螻蟻之分靜思泰冒實自吹
噓錄其歲月之勞借以齒牙之論此蓋伏遇 某官
弼亮元聖師表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
以求賢取士為報國以豐財裕民付有司致此恩榮
下逮疎遠謂其已試於折獄盜賊偶寧庶幾有益於

理財公私俱濟某敢不激昂志節盡瘁國家上酬天
地生成之恩捐軀未已次荅卯翼始終之惠沒齒難
忘

守移漕謝宰相啟

鄰州密迩方改畀於專城鄉部光華俄就陞於將漕
雖已有負芒之懼而人誇衣錦之榮戴洪造於巖廊
控危衷於竿牘竊以甌粵之境最近邦畿飛輓之權
尤高使指凡今所取視古惟艱有廉介清約之行者

不能以究弊原有通曉詳練之才者未足以原化本
孰云凡鄙可稱選掄伏念某蚤竊世科久之時嘗苟
祿美慙於尸素効官僅免於顛濟矧惟二紀之間多
在七閩之內字民秩滿荐叨別乘之權宰郡歲餘猥
忝外臺之寄方除目已驚於衆聽更俞音免避於私
嫌雖持衡之選至公而鈎播之恩有在此蓋伏遇
平章僕射相公才高耦聖功大格天時已无虞相自
有體高宗得說既兼摠於百官元崇佐唐必先擇於

十使量俊賢而因任俾鄙賤以超躡自昔此方固多
里人之奉使至今猶頌莫如慶厯之名臣豈圖鯁生
亦繼盛事出孺子庸人之不意敢遂夸於故鄉其流
風善政之有存尚勉追於前輩

漕到任謝執政啟

稍昭誣謗已竊州麾未效勞能遽參漕計山川如昨
忽驚歲月之道雨露更新曷報生成之賜伏念某詩
書薄伎簿領散才樛株柏之處身豈云有道泝泝統

之為事敢冀以封當先朝揔核之時乃多士奮起之日猥蒙簡拔荐付事功閔陝之間布泉最病載攷漢唐之舊以窺寶貨之原山麓天開銅鍵邱積方陳冶鑄之便忽驚謗語之流賴君相之照知捐印章而委使終憑天地之施獲收尺寸之功既賜辯明仍加獎擢矧全蜀輸輓之任乃本朝選擇之官調度實繁財賦未裕豈容鴛塞與竊恩榮此蓋伏遇 某官識照幾微學該淵奧夙負臯夔之業進當堯舜之朝兼收

一代之英髦並歸陶冶振起古人之事業共底丕平遂俾孱愚亦叨榮耀某敢不愈堅素履深躰至公更誓靡捐必期報稱雖乏流錢之畧庶收足食之心

漕到任謝宰相啟

真館便安久遂投閑之請計臺繁劇遽分將命之權拜寵若驚撫躬增愧伏念某箕裘未裔蓬華寒生早遇聖時獲陳仕版一登經席四易使輶蜀道踰年茂著轉輸之最播川累月何言餽餉之勞例被褒陞理

難報稱偶私門之多故乞散地以少休脫身文墨之間猶縻厚祿息跡江湖之上何意榮名敢謂記怜尚叨採錄眷茲南楚寔寄重湖控百粵以分封邑九疑而奠壤兵農繁夥貢賦浩穰必得疏通強敏之才始稱總按澄清之任豈容淺學輒爾冒居此蓋伏遇某官廊廟師臣帷幄元老協贊萬機之久躬持一德純付專任重而益恭德進言揚之是務遂令頑鈍復玷陶鈞某敢不祇奉詔條恪修職業一日食二日貨

固怠經營千斯倉萬斯箱佇期蓄積用圖薄効以報厚知

漕到任謝政府啟

轉開中之漕已媿無功分閫外之權更慙非據果聳申命還即故官尚叨進職之崇有負循名之責捫心自失跼地靡容伏念某猥以冥頑謬當掄選頃從朔部改付秦關貨泉至於遂通儲蓄以之粗備皆出廟略敢為己功豈意橫恩俾臨方面無威名以服士卒

乏籌策以制羗戎懼干譴訶以辱嘉獎雖收前命猶玷新除未施犬馬之勞徒竊邱山之賜違其責而居寵豈不驚慙誓諸心而酬恩敢忘夙夜此蓋伏遇某官以孔孟之道德兼夔契之謀猷博取羣材弗遺片善鈞陶惟其至當用捨出於无私致此孤孱備叨寵渥某不深省已試勉圖未然充實粟之謀儻獲收於一得佐安邊之策猶可冀於萬分

漕到任謝政府啟

復從朔部改付秦關恩施愈隆憂責弥重虔恭就職殞越忘身伏念某才本无能學嘗有志凡所聞於師友蓋匪空言庶其試於事功不為近効曩繇宰屬出總漕權計每過而甚疎罪已積而猶貸逮蒙易部彌愧空餐惟西方之奧區實天下之重地旁連蜀漢外控羗戎物產衆夥而儲蓄尚艱商旅奔走而貨泉猶滯必資敏洽以究本原豈有至愚之才可當甚重之選此蓋伏遇某官望益隆而善下德彌盛而有容

思兼四海之謀猷不鄙一夫之蹇淺集成治具增賁
昌辰某敢不勉竭深思奉揚美意庶令陸海之地復
有錢流之功仰報大恩俯酬晚節

運判到任謝兩府啟

唐子西

五嶺承輅已慚非據三巴擁節復契殊私榮踰望端
感結情外伏念某奮身仕版通籍朝纓擢自冗流承
乏水衡之屬繼膺異數叨持外計之權雖指心誓報
於寵靈而臨事輒牽於寸分二年攬轡竟无尺寸之

功萬里還朝叨在品題之目重申異命出按坤維地
瘠人貧雖困轉輸之苦歲豐事簡曾无施設之勞再
省空疎一何僥倖此盖伏遇 某官材猷絕世名實
在人定策兩朝炳著安劉之業矢謀九德魏標贊禹
之功曲怜孤單未遽遐棄瓶罍易溢憂小器之顛隳
陶冶无私荷大鈞之块圻永懷銘佩有激肝脾
運判到任謝政府啟

參華禁閣領使秦閔寵屢至而每驚寄愈深而益懼

驅馳就職殞越忘身伏念某荷時休明奮迹寒苦獲
預神考使令之末親觀元豐制作之成蹭蹬風波侵
尋歲月勉策既疲之力終酬未報之恩比從朔方改
付雍部入趨天陛密奉玉音實增激於懦衷曾莫施
於薄効自忘固陋誓畢縻捐矧西方之奧區寔天下
之重地旁連楚蜀外控羌戎物產衆夥而儲蓄尚艱
商旅奔湊而貨泉猶滯欲仰寬於憂頤必深倚於才
能豈容至愚猥玷茲選此蓋伏遇 某官身任社稷

之重道參典謨之隆欲兼四海之謀猷不鄙一夫之
蹇淺謂其久諳州縣必能行法以便民察其力赴事
功必不徇私而謀已故惟顯渥俯逮孤蹤某敢不勉
竭深思奉揚美意庶託帡幪之地少收尺寸之功仰
荅大鈞俯酬晚節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終

